宋史新編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鎪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脩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脩慕唐韓愈所爲文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幷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

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論救范仲淹語在若訥傳若訥上其書貶夷陵令慶曆三年由集賢校理知諫院初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與脩同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脩乃爲朋黨論以進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脩起居注不待試卽除知制誥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

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不然將爲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脩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顓權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於是邪黨益忌脩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母憂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

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脩復用有詐爲脩奏乞澄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脩唐書奉使契丹其主聞其名加尊禮爲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恠奇澀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既畢事向之囂薄者伺脩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脩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illegible]

導入六塔河脩並以爲不可語在河渠志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彦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執中被論猶遷延固位脩上疏請罷之樞密使狄青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脩請出之以保其終皆從之帝在位久而儲嗣未立脩甞因水災上疏曰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旣由樞密副使拜參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遂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太后泣語琦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

不釋脩進曰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脩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脩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脩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

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於是御史呂誨等詆脩主濮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脩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脩神宗初即位欲深護脩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脩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脩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汙衊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

州又論青苗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明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脩始在滁州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實簡不擾所至民便之嘗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寬不爲苛意簡不爲繁碎耳毋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獄書求其生不得則廢書而嘆脩聞而服之終身其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簡而明信而通引物

連類折之於至理超然獨騖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
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
安石蘇洵及子軾轍布衣屛處未爲人知脩即游其聲
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
好古嗜學搜輯周漢以降金石遺文研稽異同立說於
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
多取春秋遺旨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
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子發
字伯和少好學師事胡瑗得古樂鐘律之說不治科舉
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以恩補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

身累遷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蘇軾謂發得文忠公之學
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中子棐字叔弼亦博學能文用
蔭爲祕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
仕親終始爲審官主簿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布
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莫敢
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爲天荒請之棐竟持
不與泰怒譖於布徙知潞州旋罷去元符末還朝歷吏
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未幾坐黨籍廢
論曰歐陽脩文章學唐韓愈蘇軾推其衛道之功與愈
並然觀其著論升嬴秦曹魏朱梁於正統豈得春秋

旨童子問斥繫詞易道殆未深究也其主議濮王典禮尤爲當時所非而脩自謂援據禮經俟百世而不惑晚年作五代史於晉出帝父敬儒周世宗父柴守禮皆有論說發明父子之倫甚悉無乃護其前議耶

劉敞字原父新喻人第進士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仁宗賜夏竦謚文正敞言謚者有司之事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改謚文莊中貴人預定大樂敞諫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爲袁盎笑也歷同脩起居注未一月擢知制誥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慊有慍言

居三日爲真敞封還除書不草制奉使契丹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爲說其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使還求知揚州秋青起行伍爲樞密使每出入小民輒聚觀相與推誦其拳勇至壅馬足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動搖青益不自安敞辭赴郡爲帝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頷之使出諭中書青乃去位天長縣鞫王甲殺人敞曰寃也相傳以爲神明徙鄆州先是久旱地多蝗敞至而雨蝗出境召糾察在京刑獄嘉祐祫享羣臣上尊號宰相請撰表敞上疏曰今歲來頗有災異

當深自抑損帝嘉納蜀人龍昌期著書以詭僻惑衆文彥博薦諸朝賜五品服敞與歐陽脩俱曰學非而博王制必誅又何賞焉敞以識論與衆忤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乃判三班院英宗初立兩宫方有間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爲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積苦眩瞀屢予告疾少間復求外以爲汝州旋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卒年五十敞學問淵博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大略朝廷有禮樂之事必

就其家取決焉爲文贍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却坐頃之九制成歐陽脩每有疑問對使揮筆答之長於春秋爲書四十卷弟攽子奉世

攽字貢父與敞同登科仕州縣者二十年始爲國子監直講熙寧中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建白多施行王安石在經筵乞坐講攽曰避席立語古今常禮君命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禮官咸同其議後皆仍之考試開封舉人與同院王介爭詈坐劾罷禮院廷試始用策考官呂惠卿列阿時者高等訐直者居下攽覆考悉反之又嘗詒安石書非新法

安石怒斥通判泰州又知曹州曹爲盜區重法不能止攽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治尚寛平盜亦衰息歴京東轉運使徙知兖亳二州吳居厚代爲轉運使能奉法令致財賦追坐攽廢弛黜之哲宗初起知襄州入爲祕書少監以疾求去加直龍圖閣知蔡州給事中孫覺等言攽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宜優賜之告留京師至蔡數月召拜中書舍人竟以疾不起年六十七攽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作東漢刊誤預脩資治通鑑爲人踈儁不脩威儀喜諧謔數招怨悔

奉世字仲馮第進士累官直史館國史院編脩官以忤

蔡確謫後歷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章惇當國奉世乞免去紹聖初以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改定州踰年知成都府過都入覲欲述朋黨傾邪狀曾布言於帝曰元祐變先朝法奉世最爲漏網恐不足見明年責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居郴州邢恕又劾之再貶隰州團練副使徽宗立還其官歷知數州崇寧初再奪官責居沂兗赦歸後復端明學士卒年七十三奉世性簡重治尚安靜文詞雅贍亦精漢書學常云得喪常理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曾肇字子固南豐人幼警敏能文甫冠名聞四方登嘉

祐二年進士第歷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知齊襄洪三州州皆有異政加直龍圖閣知福州福無職田歲鬻園蔬自入常三四十萬鞏謂太守不宜與民爭利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徙明亳滄三州鞏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鞏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留判三班院疏議經費以節用爲理財之要帝稱善帝欲合累朝國史爲一書加鞏史館脩撰專典不以大臣監總既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尋掌延安郡王牋奏居母憂卒年六十五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

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騁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時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肇導之於歐陽脩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呂公著嘗告神宗以肇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故不大用云弟布在姦臣傳幼弟肇孫悳

肇字子開第進士歷同知太常禮院太常自秦以來禮文殘缺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肇發之兄布以論市易被責亦奪肇主判再遷右司郎中爲神宗實錄檢討

元祐初擢中書舍人論葉康直知秦州不當執政訴
先白御史因攻之肇求去范純仁力言於朝曰若善人
不見容吾輩不可居此矣乃得釋蔡確貶新州肇先與
汝礪約極論會除給事中汝礪獨封還制書言者謂肇
賣友略不自辨以寶文閣待制知潁州徙鄧齊陳州應
天府入爲吏部侍郎是歲當郊肇堅抗前說既而合祭
天地乃自劾改刑部請不已出知徐州徙江寧府帝親
政更用舊臣數稱肇議禮趣入對肇言宜選忠信端良
之士寘諸近班以參謀議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宮親近
暬御其損益相去萬萬貴近惡其語出知瀛州與兄布

易地時方治實錄譏訕罪降爲滁州稍復集賢殿修撰歷泰州海州徽宗立復召爲中書舍人日食四月朔當降詔求言肇具述帝旨詔下投匭者如織章惇惡之欲因事去肇帝不聽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布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學士弟草兄制唯韓維與肇爲衣冠榮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奏日又當食四月肇請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咎異章著陛下宜痛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悚然順納以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職拜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未幾出知陳州歷太原應天府揚定二州崇寧初落職連貶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illegible]

潤卒年六十一自熙寧以來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
相軋黨論屢起肇身更其間數不合兄布與韓忠彥並
相日夕傾危之肇旣居外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
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
端人吉士繼跡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
前日士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
慮而不能從未幾京得政布與肇俱不免肇天資仁厚
而容貌端嚴自少力學爲文溫潤有法更十一州多善
政紹興初謚文昭子統左諫議大夫孫悟
悳字仲常以蔭累司農丞通判溫州需次于越建炎三

年金人陷越忠被執見其帥琶八辭氣不屈且數其叛盟欺天罪於是家屬四十口同遇害

悟字蒙伯登進士第靖康間爲亳州士曹金人破亳州悟被執抗辭慢罵衆刃劘之妻孥同日被害

論曰劉敞剛正之氣發而爲嘉謀忠言扶國是而動主聽奚但醞藉之足多乎攽有兄之風未免失之疎曠昔人謂藻飾之道惡可廢耶曾鞏與肇並優儒術精吏治鞏尤善文章追當時歐陽子與之齊驅二蘇諸人勿論也假令仲也作相世弗與姦邪者比其家聲不爲當代冠哉

蔡襄　呂溱　王素從子靖 從孫鞏

余靖　彭思永　張存

何郯　吳中復從孫擇仁

蔡襄字君謨仙遊人第進士爲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脩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由是三人者皆坐譴襄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士爭傳誦契丹使購於鬻書之肆以歸慶曆三年仁宗更用輔相親擢靖脩及王素爲諫官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慮正人難久立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三人忠誠剛正必能

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說不過有三臣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論事唯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無所陳則土木之人皆可爲矣二曰好進前世諫者之難激於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進之有近世獎拔太速但久而勿遷雖死是官猶無悔也三曰彰君過諫爭之臣蓋以司過舉耳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至於巧者亦然事難言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其事矣此之謂好名默默容容無所媿恥躡資累級以挹顯仕此之謂好進君有過失不敢之

於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事愈不可掩此之謂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時有旱蝗日食地震之變襄謂災害之來由君臣上下皆有闕失詔甚激切進直史館兼脩起居注襄益任職論事無所回撓開寶浮圖災下有舊瘞佛舍利詔取以入宮人多灼臂落髮者方議復營之襄諫謂陛下當修人事奈何專信佛法彼所居尚不能護何有於威靈夏竦罷樞密使韓琦范仲淹竝在位襄言陛下此舉人士莫不相慶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

曰深保州卒作亂戕官吏已而推懦兵十餘輩爲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襄謂不可開驕慢暴亂之源詔盡誅之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復脩起居注唐介擊宰相觸盛怒襄趨進請全貸旣貶春州又上疏謂必死之謫得改英州進知制誥除授非當職輒封還帝遇之益厚賜其母冠帔以示寵又親書君謨兩字遣襄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襄精吏事談笑剖決破姦發隱吏不能欺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蠣於礎以爲固逕

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名
翰林學士三司使英宗不豫皇太后聽政爲輔臣言先
帝既立皇子宦妾更加熒惑而近臣知名者亦然幾敗
大事近已焚其草矣已而外人遂云襄有論議帝聞而
疑之會襄數謁告因命擇人代襄襄乞爲杭州拜端明
殿學士以往未幾居母憂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
工於書仁宗愛之命書元舅隴西王碑其溫成后父碑
則辭曰待詔職也篤於朋友聞其喪不御酒肉爲位而
哭乾道中謚忠惠孫佃伷伸俱登第伸子洸有傳
呂溱字濟叔揚州人進士第一歷知制誥出知杭州入

爲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姦邪仁宗還其疏湊曰願出以示執中未幾執中去湊亦以侍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詔自今由經筵出者視爲例徙成德軍湊豪侈自放簡忽於事與都轉運使李參不相能還判流內銓參劾其過貶秩知和州歷復集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豪惡斂跡以病改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遂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神宗詔優恤官庀其葬以厲臣節湊開敏善議論名輩皆推許然自貴重在杭州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爲七字舍人云

王素字仲儀太尉旦季子也賜進士出身至屯田員外

郎孔道輔薦爲侍御史道輔貶出知鄂州仁宗擢知諫院素方壯年遇事感發適皇子生將進百僚官須諸軍賞素爭曰西夏畔渙契丹要求縣官之須且日急矣宜留爵秩以賞戰功儲金繒以佐邊費議遂已王德用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朕眞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非他人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賜素銀緋擢天章閣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素不摘細故即有貪刻必繩治窮竟以故下吏愛而畏之改知滑州以市木河東降華州又奪職徙汝俄悉還其故遷龍圖

閣直學士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出知定州成都府凡爲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目號曰王公異斷復知開封素少知名出入侍從將帥乆頗鞅鞅厭倦劇煩事多鹵莽不治盜賊數發坐劾出知許州治平初夏人寇靜邊砦召拜端明殿學士復知渭州於是三鎮涇原蕃夷故老皆歡賀比至蕃觧去換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改青州觀察使熙寧初還以學士知太原府汾河大溢素亟命具舟楫築堤梓之一夕水驟至人賴以安入知通進銀臺司轉工部尚書仍故職致仕故事雖三公致仕亦不帶職朝廷方新法制素首以學士就第卒年六十

七諡懿敏子彙從子靖從孫震彙長於詩從蘇軾游軾
守滁彙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魋山吹笛飲酒乘月而
歸軾待之於賁樓上謂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
矣軾得罪彙亦竄賓州數歲得還豪氣不少挫後歷宗
正丞以跌蕩傲世爲時議所短故終不顯靖字詹叔蚤
孤自力於學好講切天下利害以蔭歷太常少卿直昭
文館知廣州入爲度支副使卒子古字敏仲第進士歷
遷戶部侍郎詳定役法與蔡京多不合詔從古兵部歷
戶部刑部尚書攻不已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坐黨
籍貴衡州別駕安置溫州復朝散郎壽卒

震字子發以父任試銓優等賜及第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震與章惇皆呂惠卿所薦而素不相能府奏獄空哲宗疑不實震謂惇抑已會頳昌蓋漸有訟許賂惇子弟震捕治頗得蹤跡惇懼以獄付大理徙震樞密都承旨遂坐折獄滋蔓傾搖大臣奪職知岳州卒

余靖字安道曲江人少不事羈檢以文學稱鄉里第進士起家爲贛縣尉試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遷祕書丞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并校司馬遷范曄二史擢集賢校理范仲淹以言事貶靖言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粗疎漢皇吳

孰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
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䟽入落職監筠州酒稅歷遷校理
同知禮院慶曆中帝銳意欲更弊事增諫員使論得失
以靖爲右正言進脩起居注靖論夏竦姦邪不可爲樞
密王舉正不才不宜在政府狄青武人不宜獨守渭州
張堯佐以脩媛故除提點府界公事非政事之美太常
博士王翼西京治獄還賜五品服靖曰嘗有工部郎中
呂覺以治獄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
人恩澤陛下前日諭覺是則今日賜翼非矣小人望風
希進無所不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其奔競其說多見

納擢知制誥元昊既歸款朝廷欲加封冊而契丹以兵
臨西境來言爲中國討賊請毋和朝議難之會靖數言
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即遣靖往報卒屈其議而還朝廷
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北邊亦無事靖三使契
丹亦習外國語嘗爲番語詩爲御史所劾出知吉州靖
最劾太常博士茹孝標匿喪坐廢靖既失勢孝標詣闕
言靖少遊廣州犯法受榜靖聞之不自得求侍養去改
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居曲江再遷衛尉卿知虔州丁父
憂去儂智高反朝廷方顧南事就喪次起靖祕書監知
潭州改桂州詔以廣南西路委靖經制既而朝廷遣

青孫沔將兵共討賊賊平遷尚書工部侍郎初青戶
至前戒部將勿戰靖迫銛轄陳曙出鬬敗走青至按軍
法斬曙及指使袁用等於坐靖瞿然起拜及諸將班師
獨留靖廣西擒智高母子弟三人生致闕下加集賢院
學士徙知潭州又徙青州交阯蠻寇邕州以靖安撫廣
西知廣州官至工部尚書代歸卒年六十五贈刑部尚
書謚襄靖嘗夢神人告以所終官而死秦亭故靖常畏
西行及卒則江寧府秦淮亭也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第進士歷侍御史皇祐祀明堂
將進百官秩時張堯佐已責親執政王守忠已罷求旄

節命未出思永抗疏曰陛下覃此謬恩豈爲天下孤寒
哉不過爲其佐守忠取悅衆人耳外戚秉政宦侍用權
非社稷福也仁宗怒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爲之請乃以
況恩轉司封員外郎解臺職爲湖北轉運使累遷御史
中丞濮王稱親之議言者爭之皆斥去思永更上疏極
論二親之嫌英宗欲施行而中書持甚力卒不果神宗
卽位御史蔣之奇糾歐陽脩陰事挽思永自助思永以
爲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
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詔問語所從來思永不肯對而極
陳大臣專恣朋黨罷出知黄州改太平州以戸部侍

致仕卒年七十一思永仁厚廉恕爲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須臾亡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即付之始就舉持數釧爲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衆相爲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釧墜于地衆服其量居喪寠甚鄉人餽之無所受子衛亦孝謹以父老棄官家居十餘年

張存字誠之冀州人第進士爲安肅軍判官天禧中詔銓司以身言書判取士才得二人存預其選改著作佐郎知朝城縣屢薦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仁宗初親政罷百官轉對存請復之又言曹脩古輩忤旨廢黜布

衣林獻可上封事寓惡地恐自今忠直之言與夫理亂安危之機蔽而不達因歷引周昌朱雲辛慶忌辛毗事以開帝意歷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戶部度支副使西邊動兵以天章閣待制爲陝西都轉運使黃德和之誣劉平也存奏言身既陷沒又爲讒佞所困邊臣自此無復死節矣朝廷采其說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以毋老憚行徙澤州還爲待制踰年知成德軍復學士契丹與元昊結昏陰謀相首尾聚兵塞上而求關南存言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乃以爲都運使盡城諸州入知開封府復使河北三則反坐失察降知汀州歷吏部侍郎

致仕凡十五年積遷禮部尚書存性孝友收恤宗屬於聘窮嫠不使一人失所家居矜莊子孫非正衣冠不見與賓友燕接垂足危坐終日未嘗傾倚卒年八十八謚恭安

何郯字聖從成都人第進士由太常博士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楊懷敏以衛卒之亂猶爲副都知郯與魚周詢論之仁宗召諭云懷敏實先覺變宜有所寬假郯等皆言不可卒出之郯爭辨尤力帝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陛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歸過君父帝欣納之夏竦

負罪不去鄭郊等奏出知河南諫乞留京師郊奏復上諫
遂行時詔羣臣陳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又而無所行郊
請閱實其是否因言曰誠與疑治亂之本也君臣交疑
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不可得矣都知王守忠以脩祭
器勞遷景福殿使給兩使留後奉又詔許如正班守忠
移閤門欲綴本品坐宴郊極論之知雜御史闕帝越次
用之郊遍歷三院有直聲晚節頗回畏因地震言陰盛
臣強以譏切韓琦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由是聲
名損於御史時以母老求西歸乃以知漢州人知梓州
擢至天章閣待制還判銀臺司唐介出荊南敕過州

郊封還之介復留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爲河東都轉運使歷知永興河南治平末再知梓州居三年老而疾猶乞進用神宗薄之詔提舉成都玉局觀從臣外祠自此始逐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

吴中復字仲庶永興人父仲舉仕李煜爲池陽令嘗殺曹彬所招使者城陷被執曰世祿李氏國亡宜死彬義而不殺中復進士及第知峨眉縣代還不載一物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抃薦爲監察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遷殿中侍御史彈宰相梁適適罷中復亦通判虔州未至復

選臺富弼主李仲昌開六漯河內臣劉恢密告所斷岡與國姓上名同賈昌朝陰助之欲以搖衛詔卬復往治促行甚急中復馳至較其名乃趙征村也亦無岡勢獄得止又彈宰相劉沆沆罷改右司諫同知諫院遷至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歷成德軍成都府永興軍河北行青苗法拒不聽陽內大旱民多流亡中復請加賑恤執政惡之遣使往視謂不實削一階提舉玉隆觀起知荊南坐過用公使酒免卒年六十八從孫擇仁

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為雍丘主簿金水河隄壞諸縣皆選應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知大[illegible]

縣主簿人譚稹奴犯法按致於理稹羞恚造譖徽宗戶部郎中宋喬年往鞫喬年伉吏也疾驅至不能得亭毛罪笑謂擇仁曰來爲蔡君罪顧乃得一奇士遂薦之召還至集賢殿修撰爲京畿都轉運使拜戶部侍郎兼知開封府宦官楊戩中以事出爲顯謨閣直學士知熙州徙永興軍走馬承受藍從熙言其擅改茶法奪職免再閱歲以徽猷閣待制領江淮發運還直學士知渭州以病提舉崇福宮起知青州不克拜卒年六十六

論曰治辦之才易匡救之忠難君子多蔡襄諸人者獨才乎哉王素余靖初不見容於朝既而仁宗徹還與蔡

襃並司言責擊官邪觸巨躬各竭悃款斯不孤簡任矣彭思永沮王守忠張堯佐何郯出夏竦楊懷敏吳中復劾梁適劉沆張存請代胥偃古林獻可亦皆克舉厥職呂溱非諫官乃能暴陳執中之罪豈不以立朝循默為可恥邪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

列傳四十五

明南京户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鄭獬　陳襄　錢公輔

孫洙　呂誨子由誠　劉述

劉琦　錢顗　鄭俠

鄭獬字毅夫安陸人爲文峭整舉進士第一歷官知制誥英宗立獬言昭陵制度不宜效乾興有傷儉德又言郡國馳表稱賀例官其人此五代餘習不可因仍以開僥倖皆不報又上疏言陛下所與共政者七八大臣焉能盡天下聰明願詔中外盡言至於臣下進見虛心詢

訪必能有益治道帝嘉納之出知荆南治平中大水求言衡上疏曰前世之君求諫者甚衆能用其言載於行事者蓋鮮願陛下采羣臣章疏容而聽之無令徒掛牆壁爲虚文而已還判三班院神宗召拜翰林學士朝廷議納横山衡曰兵禍必起於此已而种諤取綏州衡言尊用變詐之士務爲掩襲如戰國暴君所尚豈帝王大略哉又請因諒祚告哀遣使立其嗣子識者韙之權發遣開封府斷謀殺獄不用按問新法爲王安石所惡以侍讀學士出知杭州徙青州方散青苗錢衡言不忍民無罪而陷憲綱引疾祈閒提舉鴻慶宮卒年五十一

陳襄字述古侯官人少孤能自立出游鄉校與陳烈
希孟鄭穆爲友相與倡道海濱聞者皆笑以驚守之不
爲變卒從而化謂之四先生襄第進士調浦城簿攝令
事民有失物者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襄語之曰某廟
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乃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
塗以墨而以帷蔽之一人手無所汙遂服罪知河陽縣
始教民種稻富弼爲郡守禮遇之襄留意教事進縣子
弟於學或譏之於弼襄講說不少懈弼入相薦爲祕閣
校理判祠部歷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乃
管商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

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且言韓
維不當爲中丞皆不聽召試知制誥以言不行辭補外
安石欲以爲陝西轉運使帝特留脩起居注襄懇辭手
詔諭之乃就職踰年知制誥安石又欲出之帝不許尋
直學士院安石忿忌之擿書詔小失出知陳州徙杭州
以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侍讀判尚書都省卒
年六十四贈給事中襄莅官以興學爲先平居以講求
民間利病爲急既亡餘有手書數十幅盈紙細書大抵
皆民事也神宗嘗訪人材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
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至于鄭俠三十三人對謂光維

公著不當久外謂俠竄瘴癘使得生還帝不能盡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少從胡翼之學中進士甲科歷知制誥英宗即位陳治平十議又作帝問一篇上之王疇爲翰林學士未久擢副樞密公輔謂其望淺不草制謫滁州團練使起知廣德軍神宗立歷知制誥又知諫院宰相富弼謂曰上求治如飢渴正賴君輩同心以濟答曰朝廷所爲是天下誰敢不同所爲非公輔欲同之不可得也王安石雅與之善旣得志主薛向更鹽法出滕甫於鄆州公輔數於帝前言向當黜甫不當去拂安石意罷諫職旋出知江寧府明年帝欲召還安石沮之

但徙揚州以病乞越改提舉崇福觀卒年五十二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羈丱能文未冠第進士歐陽脩等舉應制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韓琦讀而嘆曰今之賈誼也再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治平中求言洙疏時弊十七事後多施行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凡有章奏輒焚其槀神宗主王安石新法多逐諫官御史洙知不可而鬱鬱不能有所言但力求補外得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斂取羸洙力爭之旱蝗爲害致禱於朐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尋句當三班院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帝獎其文自直學士院擢翰林

學士踰月得疾時參知政事闕帝將用之數遣中使醫勞問洙小愈在家習肄拜跪儐不能興於是竟卒年四十九帝臨朝嗟悼常賻外賜錢五十萬洙博聞强識明練典故出語皆成章雖對親狎未嘗發一鄙語文詞典麗有西漢之風士大夫共以丞輔期之

論曰鄭獬之擢甲科也仁宗先期焚香祝天願得忠孝狀元獬後來多獻納不肯詭隨以圖富貴謂之忠孝非耶閩士自游楊以前鮮知性命之學陳襄挺出流俗力爲之倡觀其論列權臣加意民間利病豈空談無用者哉錢公輔孫洙皆神宗朝諫官也公輔忤王安石解職

泳弊不言及領方州爭免役㦖矣

呂誨字獻可宰相端之孫性純厚力學不妄與人交登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時廷臣多疏許人罪誨言臺諫許風聞言事非職侵官請詔懲革御藥供奉官四人逾領團練使御前忠佐當汰復留誨劾樞密使宋庠結援徇私詔罷庠而用陳升之爲副使誨又論之升之旣去誨亦出知江州時嘉祐六年也上疏請蚤建皇嗣謂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萬一有姦臣附會其間陽爲忠實以緩上心此爲患最大不可不察也召爲侍御史改同知諫院英宗不豫誨請皇太后日命大臣一員與淮

陽王視進藥餌都知任守忠用事久帝之立非守忠
數間諜東朝播爲惡言內外洶懼誨上兩宮書開陳大
義多人所難言者帝疾小愈遂論守忠罪并其黨史昭
錫竄之治平二年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濮
議稱皇伯與中書異誨七上章不聽乞解臺職亦不聽
遂劾宰相韓琦不忠五罪又與御史范純仁呂大防劾
歐陽脩首開邪議諂陛下於過舉皆不報已而詔濮王
稱親誨等知言不用卽上還告敕居家待罪且言與輔
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脩曰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
帝猶豫久之乃下遷誨工部員外郎知蘄州神宗立歷

擢復知諫院拜御史中丞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獨不以爲然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間罪安石護之誨請下辟光吏不從遂上䟽劾安石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陛下悅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辟光之謀本安石及呂惠卿所導故力加營救頗察於隱伏質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當否帝方注倚安石還其章誨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

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跡自嫌茍爲去就乃由誨知鄧州誨之將有言也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嗣位所與朝夕圖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茍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横光由是服誨先見自以爲不及也明年改知河南旋以疾提舉崇福宮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一身之微固無足卹奈九族之託何蓋喻朝政也誨病困猶憤歎以天下事爲

憂既革司馬光往省之目已瞑聞光哭㸌然而起張目
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光屬乎
曰無有遂卒年五十八贈通議大夫李子由誠
由誠字子明以蔭歷通判成都府知雅緜温嘉四州皆
有治績靖康初宰相唐恪薦召與恪議不合且憂其落
縮不足濟時艱力求退差知襲慶府時京東諸郡兵驕
多內訌由誠拊循有方士樂為用一日金兵四集由誠
嚴立賞罰厲以忠義敵急攻矢石如雨人無叛志判官
趙令佳同心誓守城陷被執敵欲生降之由誠不屈乃
殺其子仍於前由誠不顧與令佳同遇害子俊許家逃

四十口皆被執無生還者贈通奉大夫錄二子

劉述字孝叔湖州人第進士累官都官員外郎提點江西刑獄六年不奏考功課改荊湖等路轉運使再遷刑部郎中神宗立召爲侍御史知雜事又十一年不奏課帝知其久次授吏部郎中王安石爭謀殺刑名述兼判刑部駁之及赦下述封還中書奏執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曰安石執政未數月中外人情囂然胥動蓋以專肆胸臆輕易憲度無忌憚之心故也安石自應舉歷官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及遭時得君乃首議財

利務爲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狠自任則又甚焉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陰自結援以固寵趙抃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疏上安石奏先貶琦監處州鹽酒務顗監衢州鹽稅司馬光上疏乞留不報開封獄具述三問不承安石欲置之獄光又與范純仁爭之乃議貶爲通判帝不許以知江州踰歲提舉崇禧觀卒年七十二紹興初贈祕閣修撰

劉琦字公玉宣城人博學廣覽立志峻潔以都官員外郎通判歙州召爲侍御史旣以言王安石貶終通判鄧

州年六十一

錢顗字安道無錫人知贛烏程二縣皆以治行聞治平末爲殿中侍御史裏行旣坐王安石貶將出臺於衆中責同列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徒以媚事王安石宛轉薦君得爲御史亦當少思報國奈何專欲附會以求美官我視君犬彘之不如也卽拂衣上馬去後徙秀州家貧母老處之怡然蘇軾詩曰烏府先生鐵作肝世因目爲鐵肝御史卒年五十三

鄭俠字介夫福清人初隨父官江寧閉戶苦學遂受知王安石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疑獄讞議安石悉

依奏俠感爲知己思欲盡忠秩滿徑入都時重試法安石以語俠俠以未習辭問所聞對曰青苗諸法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新法之害久之監安上門方置修經局安石又欲辟爲檢討遣客諭意俠辭曰俠慈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俠因客又列民商苦免役未幾詔小夫裨販者免征重商十損其七他皆無所行是時自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三月東

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
民買麻粃麥麩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
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繪所見為圖奏疏
詣閤門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其略云
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枯五種不入羣情懼死方
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鱉亦莫生遂願陛下開倉廩
賑貧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
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今臺諫充位左右輔弼又
貪猥近利使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言陛下以爵祿
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人如此甚非祖宗社稷之福

世竊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鬻子斬桑壞舍流離逃散遑遑不給之狀上聞者臣謹以逐日所見繪成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於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罷青苗等法凡十八事民間讙叫相賀又下責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其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

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奈何一旦用狂夫之言悉罷廢相與環泣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安石去惠卿執政俠又上疏論之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跡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并言禁中有被甲登殿等事惠卿奏爲謗訕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之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惠卿慕其事且嫉御史張琥并劾馮京爲黨與俠道還

對獄惠卿議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哲宗立始得歸蘇軾孫覺表言之以爲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宗立赦還故官又爲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布衣糲食屏處田野然一言一話未嘗忘君宣和元年卒年七十九里人揭其閭爲鄭公坊州縣皆祀之於學紹熙初贈朝奉郎官其孫嘉正

論曰呂誨三爲臺官三見黜其發王安石之姦於未露雖富歐之知弗之及不特司馬也劉述錢顗劉琦並以爭新法得罪其職宜然鄭俠小官乃能憂國家事疏論

群姦竄逐窮阨而不悔當時厚祿媮阿者何心哉

陳薦　王獵　孫思恭　周孟陽

齊恢　楊繪　劉庠　朱京

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第進士爲華陽尉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性木彊簡澹琦語人曰廉於進勇於退嫌疑間毫髮不爲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無幾也琦輔政薦爲祕閣校理判登聞檢院知太常禮院英宗諸王出閤選爲記室參軍直集賢院神宗卽位自太子右諭德進至知制誥知諫院論薛向謀取橫山功不就宜黜以王恢之罪楊繪劾宰相曾公亮不宜罷諫職俱不

報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彊水官議於恩冀深瀛之間築堤三百六十里期一月畢工役夫八萬薦曰河未能爲數州害民力方困願以歲月爲之還判流內銓太常寺議學校貢舉法請會三年貢士數均之諸路計口察孝廉如漢制權主管御史臺坐論李定罷臺事又以議典禮不合出知蔡州召爲寶文閣學士兼侍讀進資政殿學士屢求退以爲本州命兩省燕餞資善堂擢其子宁爲御史臺主簿未幾提舉崇福宮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

王巖叟字得之長垣人累應進士不第乃治生積錢既而

歎曰此敗吾志也悉以班諸親族以范仲淹薦得出身
爲永興藍田主簿徙林慮令縣俗不知學獨立孔子廟
擇秀民誨之居官無絲髮擾吏民愛信共目爲清長官
入爲王宮教授歷諸王侍講英宗即位拜天章閣待制
兼侍講方議濮王稱以問獨獨不可帝曰王待侍講厚
亦特此說邪對曰臣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報
王也帝自是不復議神宗立進龍圖閣直學士求知襄
州未行改滑州以本曹侍郎致仕卒年八十
孫思恭字彥先登州人擢第後即遭父喪不肯復從官
二十年間幾三書吏考爲宛丘令轉運使以水災時調

春夫爭弗得乃奪官去吳奎薦補國子直講加祕閣校理英神宗藩邸爲說書改爲侍講直集賢院及即位擢天章閣待制歐陽脩初不知思恭脩出政府思恭盡力救解出知江寧府鄧州以疾移單州管幹南京留司御史臺卒年六十一思恭精關氏易尤妙於大衍嘗修渾儀著堯年至熙寧長曆近世曆數之學無有及之者

周孟陽字春卿海陵人第進士爲澶王宮教授諸王府記室英宗居環列以其質厚禮重之及爲皇子堅臥不出孟陽以爲言英宗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跡設固辭不拜使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

患平意乃決帝即位歷遷集賢殿修撰同判太常寺兼侍讀神宗初立拜天章閣待制卒年六十九

齊恢字熙業蒲陰人唐宰相映之裔第進士歷宮僚拜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出知相州召知審官西院糾察在京刑獄卒年六十六恢居鄉里恂恂稱君子臨政明白簡約不苛擾所至人愛之贈工部侍郎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少而奇警讀書五行俱下進士上第歷知興元府神宗立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會公亮請以其子判登聞鼓院用所厚曾鞏為史官繪爭曰公亮持國名器視如己物帝為寢其命繪亦解諫職

改兼侍讀繪固辭不拜未閱月復知諫院擢翰林學士
爲御史中丞時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繪言老成之人
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
誨五十有八歐陽脩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
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
乎又言方今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學者以三
傳解經免役法行繪陳十害安石使曾布疏其說詔繪
分析固執前議遂罷爲侍讀學士知亳州歷應天府杭
州再爲翰林學士議者欲加孔子帝號繪以爲非禮又
言不宜用遼曆改置閏恐從之御史蔡承禧言其私通

饋賂坐貶後歷天章閣待制再知杭州卒年六十二繪
爲吏敏强主愛利而受性疎曠訖以見斥然表裏洞達
一出於誠爲范祖禹所咨重有文集八十卷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八歲能詩蔡齊妻以子用齊遺奏
補將作監主簿復登進士第爲高密廣平院教授英宗
求直言庠上書論時事帝嘉重之除監察御史裏行帝
不豫儲嗣未正庠拜疏謂太子天下本漢文帝於初元
即爲無窮計潁王長且賢宜亟立使日侍禁中閱四方
章奏帝行之神宗立遷殿中侍御史爲右司諫言中國
禦戎之策守信爲上昔元昊之叛五來五得志海内爲

之困弊今莫若示大信捨近功爲國家長利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契丹侵霸州土場或言河北不可不備庠上五策料其必不動已而果然歷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戒典謁者勿納有語庠者曰王公意如此盍一往見庠謂見之何所言自彼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脫問青苗免役將何辭以對竟不往奏論新法神宗諭之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曰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會與蔡確爭廷參禮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又知成都府乞禁西山六州與漢人婚姻勿蹈吐蕃取維州之害徙秦州發兵

舉降知虢州累徙永興軍元祐初加樞密直學士知洪州年六十四卒宣仁聞而惜之庠有吏能淹通歷代史卒後蘇頌論庠治平建儲功錄其子

朱京字世昌南豐人父軾有隱德京博學淹貫登進士甲科教授亳州應天府入為太學錄神宗數召見論事擢監察御史時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御史假之則重畧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卻則言者不若靜默為賢直者不若柔從為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亦何益國邪京風神峻整見者憚之目為眞御史未幾論大臣除擬有私謫監興國軍鹽稅歷遷國子司業辭

不拜徽宗初立復命之踰月而卒

論曰陳薦等或由宮僚或由諫官皆歷侍從薦請罪薛向黜李定王徽對典禮不阿非直臣哉齊恢莅民有惠愛孫思恭未為歐陽脩所知而力救其難非仁人哉皇儲國本也老成腹心也臺諫耳目也周孟陽劉庠楊繪朱京衆以為言非嘉猷哉